

你的妻子满娇小可爱，就贱价把她
让给我做第三夫人吧

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

青春的悲哀

宁夏人民出版社

083536

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

青春的悲哀

宁夏人民出版社

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
青春的悲哀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日报社振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5.625 字数 97千 插页:2
印数:1—20,000册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227-00980-7/I·218

定价:3.90元

编者的话

自从全国解放以来，张资平的性爱小说消声匿迹已有 40 余年了，以至于现在许多读者连张资平是何许人都弄不清楚。

张资平（1893——1947）广东梅县人。1911 年进入日本东京帝大地质学系学习，其时开始文学创作，系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发起人之一，后期又脱离了该社团。他回国后曾一度应聘为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卸任后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为业。

张资平的作品多以男女青年性爱为题材，故而被斥之为专写“三角恋爱”的作家，这也就是其作品长期不得翻身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继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等种种热潮之后，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到张资平了。

他的性爱小说突破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单一色调，尖锐、大胆地直面现实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艺术写照。他写军阀、妓女、嫖客、大亨、旧知识分子和众多的底层劳动者。确实，他是创造社中写实味最浓的一位。

我们出版张资平的性爱小说系列，目的在于使广大读者全面、准确地评价张资平及其作品。

1993年4月

我和妻结了婚七年，才得到一个刚满两岁的女儿。假如我不是个穷光蛋，而是个财政厅长或某某银行行长刮了一二百万的公款存在帝国主义银行里时，这个可怜的小女儿也配称是我俩间的“掌上明珠”了。

“噫！因为手中少了两个钱，明珠也要变为黑炭了。我的女儿哟！我的女儿哟！冤枉你生在上界快满二十四个月了，你的父母还没有替你取一个名字，从今后我们就叫你做黑炭吧。”

今年的天气特别热，寒暑表在初伏前后天天升高到九十四五度。我这小家庭一家三口，挤住在一个西晒的长约半丈幅约三尺的亭子间里。穷苦到“顽皮”了的我们倒不觉得什么，只有皮肤嫩嫩的“黑炭”受不了这样的酷暑，不单满头长了痘疖，连小臂上和背上也生了几个痘疮了。

和我一样不长进的妻每天叹气，她口口声声只说小女儿命运乖，可怜。我听见真没有好气，忍耐不住时，自然要回驳她几句。

“可怜，可怜！你们无论如何可怜，也可怜不过我！我生下来才七十天就没有了母亲，还不是和一般人一样长大起来了，你还是少发点牢骚，多做点生活吧。”

“我哪一时哪一刻不在做生活！你这没良心，也不去买一盒爽身粉给小女儿搽搽痘疔，看看她这样受罪一点不难过，像是个做父亲的么？没有钱到西药房去买爽身粉，就花几个铜板到中国药材店去买包六一散回来也可以代用代用。”

妻一面替小女儿洗头，一面继续发她的“不识时务”的牢骚。

妻在昨夜里就对自己说，她昨天下午曾到一个做过某军阀的代表家里去拜候那位大代表的太太。他们的小儿子也生了痘疮，那位太太告诉她，大马路三家大公司里都有得卖的每盒两块钱的香馥馥的爽身粉，对于小孩子们的痘疔是十分有效的。妻回来后就把这话告诉了自己，要自己设法买一盒回来，她还附加说，什么都可以节省，只有小女儿的药费节约不得。我们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养大这个可怜的小女儿。浅薄的她以为这些话定可以打动丈夫的心，得到丈夫的同情，她竟没有料到我会嗤之以鼻。

我并不是不爱我的小女儿，不过想到比我的女儿可怜的儿童多着呢，他们都是满头满身的痘疔，但他们只当这是必然的难免的命运。

使我斥驳妻的别一个理由是，我由朋友家里出

来，在途中看见两个日本巡捕在毒打一个中国车夫。自己正在轻蔑自己，忆恨自己，没有勇气过去帮那个车夫以一臂之力。正在烦恼中，妻不知趣地还向自己说了这些婆婆妈妈的话出来，所以自己觉得十分讨厌不能不加以斥驳。

“人不利己，不虚伪，并受天诛地灭，”这是一个友人新创的格言，我也难逃此例。我提出大多数比“黑炭”更可怜的儿童来搪塞妻的口，不过是一种方便手段。其实我何尝有真心想为穷苦民众图解放，不过向老婆出出风头罢了。我又何常不想替小女儿买一盒爽身粉或一包六一散，无奈囊空如洗，如果发出悲音来对妻说实在身上没有一个铜板了，那末，妻就更得了势，又要骂自己不长进了。

幸得夜深了。有点凉风吹进房里来，消减了我的愤热。我终于让妻发了一阵牢骚，自己只掩住耳朵，爬进床的一隅伏下去睡了。

二

决意去向一个堪称知己的朋友 B 借点钱来买一盒爽身粉给小女儿，我走出弄堂口，站在烈日之下了。马路上的 Asphalt 像酱油般地在沙土中流动，一阵阵的像由 Sahara 沙漠送来的热气向我脸上冲来。我登时感到一阵晕眩。把这条马路来和我住的

亭子间相比较，马路是沙漠而我的亭子间是座水晶宫了。我比那些赤足的劳工们也阔得多，因为我有一双半旧将破的鞋，看着他们赤着脚，在像燃烧着般的马路上一跳一跳地走过去，我又还敢发什么不平不满的牢骚么？

我真是个不中用的人，精神和体力双方都是这样萎靡不振。到B的住家只有四车站的路程，平时我很少乘电车的，今天给烈日一晒，就不愿意走路，自己想，这七八个铜子是不能再省的了。

走到电车停留处，等了一会，有一辆电车来了。与头等为邻的特别三等到底干净些，价钱也和后面的三等大车箱相同，我起了贪心，想从连转台那边走去坐特别三等，但在头等车窗边走过去时，看见有一个我最怕见的朋友坐在里头。我想，坐在特别三等车厢里和他只隔一重玻璃门，望得见那个讨厌鬼，精神上是十分不自在的。于是我又忙赶回后面的拖厢里来。

去年初到上海来时，没有职业，文章也写不成，生活很困难，曾向那个朋友借过三十块大洋，至今尚未还他，他姓王名至道，原来并不是怎样可讨厌的人，因为借过他的钱，无力偿还，就觉得他讨厌了。

王至道是一个退职师长的舅子，从前在他的姊丈师军需处收支系办过事。某次政变，他卷了数十万他的姊丈视为无足轻重的钞票，以贱价售给帝国

主义银行，所以无半点学识，无半技之长的他也居然能够在尺土寸金的上海作富家翁了。

我走进后面的三等拖厢里坐下来后，像脱离了虎口般的才安心下来。因为我间接地听得一个朋友说，因为我借了他的款半年不还，他大骂我无良心，并且扬言碰着我时定以他的当过武装同志的资格来捶我。我深晓得他的脾气，他对人好的时候，好到替人揩屁股不洗手，一旦感情变化便像结下几世的深仇。所以我时常提防他，因为我相信他如碰见我是有下手捶我的可能的。

我在朋友们间的信用本来稀薄，在社交界我的名声之坏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大多数的朋友也在排斥我，不睬我。但尚未受过人家的殴打，这点算可以自豪的。

今天碰着扬言要捶我的王至道，当然要躲一躲了。如果在电车里或马路上真的给他用手杖殴了几下，再给巡捕拉到巡捕房里去了时，那我的声名岂不是越发不可收拾么。

总之不该借了他的钱，许久不还他；但我又翻想一想，他的钱又从何而来的呢？于是我又不禁羡慕起王至道的生活来。大翻领，潇洒的西装，巴拿马草帽，十多块钱一枝的手杖。家里有美貌年轻的妻子，每天晚上还要到跳舞场去抱着舞女享乐。听说他每天在跳舞场花的钱不下二三十元，未免太奢侈了。那末借给我的三十块钱，又何必这样斤斤计

较呢？他说他要捶我，那一定是谣传了。他的性格满豪爽决不会因区区三十元便提起手杖来殴我吧。

电车停在一家大酒楼前，从那边送过几阵酒菜之香来，我连忙吞咽了几口涎沫。

我继续想，王至道一定看见了我的，他不过假装没有看见罢了。他所以不和我招呼，定是怕我再向他借款。至于从前的三十元，他早不计较了吧。说要打我的话，当然靠不住了。我想到这里，精神安静了些，也觉得有一阵阵的凉风由车外吹进来。

电车走到我该下的车站停住了。我忙下了车，直从 B 的住家那条横街里走去。

走到 B 住家的后门，敲了一会门，他家的娘姨走出来说，她的主人一早出去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疑心是预囑了他的佣人来回绝我的，B 都不睬我了，世界上还有理会我的人么？后来自己又想今天到底为什么事出来访 B 的呢，还不是想向他借点钱！前前后后向他三角五角的借，总计起来怕欠他四五元了。今天又来向他借钱，纵令自己说得出口，他也一定讨厌自己了吧。

“你何以这样不长进！何以这样卑鄙！你甘做钱的奴隶，所以会受钱的压迫！你这里骗钱，那里骗钱到后来竟堕落到这个样子，哪个朋友不看贱你呢？你该打你自己的嘴巴！你该咒咀你自己！”

我在啾啾地发出音响来自责。在我身旁走过去的人当是个疯子，都注视我一会后才走过去。

我漫无目的在马路上尽走。不知不觉走到三大公司前头来了。我想里面陈列的书是我平日梦想不到的华丽昂贵的物品，虽然无钱买。但进去看看也未尝不可以消解我目前的无聊。

“天气太热了，店员们说不定都在打瞌睡，看见有机会，就抓点值钱的东西出来变买，解救解救目前的困厄吧。”

我又发出这样堕落的念头来了。

三

由 S 公司出来，才想起有一位在一星期前才认识的同乡就住在隔壁 S 旅馆的四楼二十四号室。我想，去看看他也好，机会好时，或者可以在那儿碰着贵人，觅得一职半业，就算没有机会也可以那儿揩揩油，洗一个痛快的澡，喝几杯清香的上等龙井茶也未尝不舒服。

的确吕君（那位同乡姓吕）是在上海滩上站过二三十年的，三教九流无所不会，上自党国要人下至贩夫走卒，他都结交得不少，每天下午从三点起有不少的名流到 S 旅馆去拜访他，也有不好的失业游民去托他寻觅职业。我早闻过他的大名，不过相见恨晚，在前星期由一位友人姓赵的介绍才认识他，当然，我希望和他认识完全是想求他介绍个一职半

业，这是我不伪的告白。

吕君是长年在S旅馆开房间以招待同乡及朋友们的。他开的房间在四楼上，高爽固不必说了，并且面南，终日清风拂拂，分外凉快，这也是使我倾倒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每天都想去玩玩，不过有两种理由使我不敢频繁地去，第一怕多去惹吕君讨厌，第二把妻儿丢在热如熔炉的家里，自己一个出来享乐心里未免过不去。

今天出来原是想向B借钱的，目的未达，心头已经闷闷不堪了。想到要再在烈日下步行回去，在狭窄的亭子间中和妻苦脸相对，是何等的痛苦的事啊。于是我决意到吕君那里去坐坐了。并且想到或者能像一星期前那天一样，又碰着一个同乡请吃一碟加喱鸡饭时，那我就索性混到夜里八九点再回家去。到那时候，亭子间里也定凉爽了些吧。

于是我大胆推门进去。我只足才踏进房里，看见坐在房里的几位大人物，把我吓得一大跳，正想拔脚就跑，但来不及了。不明白我的苦衷的吕先生真多事，年纪快近五十岁了，还打起唱花旦般的声音，站了起来招呼我。

按理，该感激他的，在这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哪里还有雪中送炭的仁人。对于穷得像瘦狗般的我不加白眼，那就可算是知己了。试看那几位要人身体动也不动呢。

“来得正好，大家都在这里，进来，进来，进来

消暑，请坐，不要客气，宽衣吗。”

我脸上当时是红一阵白一阵，只好环向着在座诸公深深地鞠了鞠躬，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世途艰险，今后我的处世方针是：假定诸公就是在马路上拦路的狗我也要向你们鞠躬了，何况是虎豹豺狼呢！

他们看见我的态度这样的恭敬，像有点感动了，都似笑非笑地微微地移动他们的下颌向前勾了一勾，这大概是在保持他们的绅士风度。但在我这个流落在上海滩上一年多的小流氓看来是觉得再俗不可耐没有的了。从前在国立大学当穷教授时，也曾摆过虚伪的绅士态度，现在想来，真是迂腐万分。从前给学生们说几句歹话，便脸红耳热，坐卧不安，现在对于他们的见诸文字的谩骂，也没有半点感觉的了。

我坐下来后，再详细地认了认，他们座中有，

(一) 前任师长，现退了职的章克强。

(二) 章的妻弟王至道。

(三) 现任旅长，从前是章部下的团长。汪显才。

(四) 鼎鼎大名的文学家杨晓秋。

(五) 杨的同学，在 X 省做过十余年的教育厅长，现也卸了职的丘云台博士。

(六) 主人吕焕然。

我坐下来后，汗还是不住地流。吕先生招呼我喝茶，他双手提着茶壶，双手拿着一个杯子，可是

茶壶底翻向天了，还不见有半滴水分滴进茶杯里来。吕先生把茶壶茶杯搁下，忙按电铃叫茶房。

因为我闯了进来，大家都沉默起来。我想，不该进来的，打落了他们欢谈的高兴。过了五六分钟后汪旅长忽然以故作正经的脸孔望着我说：

“我刚才打发个人到你家去，你碰见没有？”

我当时觉得自己脸上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什么道理呢？因为我自进房里来后没有人理睬一下，尤其是王至道，摆着长脸孔，并不正视我一下，好像我儿子调戏了他的女儿般地在那里发气。其实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结亲家就完了事的。现在汪旅长居然赏脸，向我攀谈，这岂不是光荣之至么？所以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

“我早出来了的，没有碰着。”

我虽然很想再问他为什么打发人到我家来，不过完全无启口的勇气。我只在希望汪旅长能够再往下说明。于是我又想到汪旅长的公馆距我们住的弄堂不远，他家里的底下人常常到我家里和我的老婆谈天，她们像十分要好的。但旅长只问了那一句。再不理睬我了。这真使我急得要命，也十二分的难为情。

自己想，何以会给他们这样的鄙视，真的单是他们不好么？不，决不。此中道理我明白了。试看看我和杨晓秋不同是文学家么？何以那些龟蛋们对杨很客气而对我却常投射轻蔑标视线呢？是因为杨

的生活能独立不要向人家借债，而我受生活的压迫几乎喘不过气来，到处伸出手敲人的竹杠！借了一次借二次。借了二次又想借三次，鼻粪好吃终把鼻横膈挖穿了。像这样地向人要钱，鬼也怕你！！

人格当受着金钱的支配的，难怪人人都在轻视我，讨厌我，不敢依恃我了。以后该艰苦些锻炼锻炼自己才对。这是怨不得谁的。

他们都在继谈天下事。但我实在无心听他们的谈话，我只在思潮自己的过去的可怜的历史。

……在国外领官费读了足十年的书，回到故国来已经变成一个不通世故的人了。在矿坑里做了两年苦工，在XX大学当了三四年教授，在这数年中娶了一位黄脸婆儿，生了一个像猴仔的黄发女儿。因为生活太苦了天天在梦里做军阀，做官僚，好去东搜西刮希望有蓄积十数万花头的一天。可是遍查我上述的履历，在军阀时代固然没有做官，在国民革命成功的今日，失业的印贴利更多了，官运更轮不到我身上来。虽曾希望能有十数万花头，但是梦想终于是梦想。假定在矿坑里持 Hammer，在讲坛上捻粉条。也能弄得到十数万花头，那是由自己血汗换来的也因受之无愧，你们又何必眼熟呢！可怜的小孩子们哟！你们该趁这大好时光去干些于社会于你个人都有益的事业出来！何苦去造谣生事，写那些无聊的小文章，弄低了你们的人格！

四

丘云台博士是当代的一件宝贝。小孩子们哟！你们想做官么？其实做官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我教一个秘诀给你们好么？你们假如想做官，就要效法丘博士，抱持暧昧主义，不可有什么主张，对于上司要多多忍耐。纵令听见他们说了些你们所不喜欢听的话，你们也不可反驳，你们只连连地鞠躬说，“是，是，是，是，”一直“是”下去就对了。其次对于旧的设施，也不必过于改弦更张，最好是守“仍旧贯”主义。还有一件顶重要的秘诀就是风来随风，雨来从雨，那保管你们可以终身做官，做到你们死了。

过后，我略略留心他们间的谈话了，才知道他们的谈话是没有一点系统，尽是零零落落的。譬如汪旅长在说，家里的老婆太讨厌了，须得另找一个朋友来解解寂寞；但是章师长的回答是：对面大三元馆子的清水鱼和滑鸡球弄得不错；王至道又在说Capitol Theatre的新到影片是极其香艳的肉感的，今晚上非去看不可，吕先生却打起花旦的声音笑着问他们，今天想不想抹牌。同时丘博士和杨文学者在争论关于新俄教育的事项，其实他们都是各从书上看来的，未能十分了了。